



阳光下，那株牵牛花

□刘风志

初秋的朝阳，细细的，软软的，柔柔的……我伸出手，像接住雨点那样接住阳光，于是，暖洋洋的感觉在我的手心里爬来爬去。

路边温厚的草坪上，那株匍匐着的牵牛花饱饱地打开了自己紫蓝色的喇叭，铮铮地朝着太阳，向万物传递自己生命的呼喊，喊出了无穷的力。

起初引起我驻足的不是它醉人心脾的花香，而

是它的颜色。紫色在我看来一直有种梦幻的感觉，紫红、蓝紫我都喜欢，再次，万绿丛中一撮紫的这种颜色的对比也不由得使人留眼一望。顺蔓看去，那一片片的叶子全似心形，叶脉分明，用手触摸，似觉得那绿色的生命汁液在不停地流动。金风微送，拂过它那微扬的脸庞，花叶齐颤，恰似生命的音符在欢快地弹跳，低声探嗅，泥土的香气断断续续地飘来，让我想起家乡的田野气息，霎那间使我心中坦实许多。

每一朵牵牛花最美丽的绽放仅能停留一个日升日落，花蕊在未赏够自然的美妙的时候，花苞就又紧紧地关上，尽管如此，从旭日东升到斜阳

西下，花萼一直挺着，未曾低头，这使得牵牛花在绽放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脸孔一直向着太阳，因为这样不会见到阴影，在凋谢之前能享受最多的光明，将悲痛和心事隐去。

从小我就喜欢小野花，小野菊、牵牛花、野兰花、紫云英、苦菜花……它们没有牡丹的富贵，杜鹃的绚烂，百合的温馨，玫瑰的浪漫，荷花的圣洁，梅菊的高雅……但它们不乏顽强的生命力。不知你是否驻足细看一株野花，它们并不雍容，都很秀气，宛似小家碧玉。它们的花瓣多为单层，但却是饱饱的、韧性的，让人感到有一种足以承担各种风雨的毅力和勇气。它们的纹理和颜

色简单、透明，尤其是在阳光下，这种透明让我想起自己的年幼时光，那些单纯、无忧不禁让我黯然神伤、憧憬满怀。

野花没有高大的躯干，喜欢贴着大地母亲的肌肤，从中汲取生命的能量，散发着泥土的体香，使我内心坦实之余，油然而生一种远离喧嚣的真正的沉静之感，心甘情愿地接受生命的沉淀。踏实的秉性使它们经历暴风雨后仍然腰杆十足，不至于伤腿折膊。它们是坚强而又倔强的，但又是建立在如此柔弱的身体上的，它们拥有花的美丽的同时与生俱来了一种野草的韧劲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

生”，这是一群生命的强者。

思绪飞转，时空流旋，我被置身在了农家小院里，当年的我，脸上堆满了幼稚的笑容，铲了一个土坑，正在栽几株野菊花，旁边的母亲不解地问道：“还有往家里种草的？”其实我也不知道孰花孰草，只是喜欢罢了。

站起身来，回望一下东方的太阳，太阳无影亦无语；再看眼前的牵牛花，微风的吹拂下，它动了一下脑袋。

思绪待定，我慢慢地向前走去。是的，这又是新的一天，心中的地平线尚未消失，我要饱饱地打开心里的喇叭，向万物传递自己生命的呼喊：“我可以！”



有位伊人，在水一方

□张晓群

说到心目中的理想女子，我总会冒出很多想法。首先面对的就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外貌条件。毕竟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但这又是一个很相对的条件，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改善，也会因为很多其他因素而被忽略掉。比如有的美女能给你第一眼惊艳的感觉，却无法承受你长久的欣赏和阅读。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缺乏气质。

现在所谓流行的气质美女，不外乎有几个特点：读过很多书，当然这里所说的书并不包括流行服饰杂志和八卦新闻，在我来看这些都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书，也不仅仅是些爱情小说，只读那个会“营养不良”。读过很多书的女人涉猎通常很广，却杂而不乱，把自己的思维弄得井井有条，谈吐也就格外地条理清晰。

她们性格很好，懂得如何外柔内刚，你看她们外表柔弱，实际她们内心坚强，会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她们就像一把坚韧的弓，能做到刚柔并济，不会让自己因为一味坚强

而太累，也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小鸟依人的假象里。她们在内心是独立的、自足的，不太容易被外物左右自己的情绪。

她们内心平和，她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感情，她们会哭，会笑，只是不执著于此，她们知道什么是限度。面对哀伤，她们不会去放大它，因为那本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；面对快乐，她们知道适可而止，因为灾祸总是在你春风得意时悄悄接近你。她们会谦虚谨慎地继续努力前进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块温润的玉，浑身上下散发的是春风拂面般的温暖。

她们通常比较有自信，却不会自大，因为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她们并不是去争第一，而是时刻做好自己。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她们会心存敬畏虚怀若谷，并且不认

为这是自卑的表现，因为知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

最好还能保持一点神秘感，让人觉得你是一本永远读不透的书，让人总想要阅读下去。

通常能够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女子一定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，或许她们的年纪已经不再是豆蔻年华，或许她们无法再用妆容来掩盖已苍老的面容。但是这却改变不了她们的美丽和魅力，那是经过岁月的沉淀、个人的修养所达到的智慧之美。

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美丽女子，要做的不是天天对镜梳妆，而是做好内心的修养，毕竟这才是能一生陪伴你的财富。

随感

□陈宪禹

无所谓欢欣，无所谓悲伤。世事本大概如此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哀伤。

过去的有何可动情的？无非已成为一部虚幻的历史，如此飘渺，已似不曾存在，虽不虚无，却着实聊赖；现在的有何可动情的？只不过将成为一部虚幻的历史，亦将如此飘渺，以似不曾存在，虽不虚无，却着实聊赖。

人生于世，短暂而又漫长。万千次地迎来日升月落，而却又不及千年历史的回眸一瞬。渺渺乎，难求人生之真谛；浩浩乎，极尽有限与无极。虽不似花开花落之易衰，但却难及江海滔滔之不绝，兴尽悲来，不足而有余。

其实，淡忘了，便懂得了真意。人总会因为记忆，而或喜或悲。虽说人有时并不是那么擅长记忆，甚至可能会时时苦于自己的健忘，但无论如何，终是不能使记忆完全空白的。于是，人的一切喜怒哀乐，便从这并未全白的记忆里发生了。所谓回忆者，便是这喜怒哀乐的追寻者。而这也是人类的最可笑之处，为了无足轻重的非物质实体，或汲汲于物喜，或戚戚于物悲。真的勇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其实，真正的智者，则无所谓惨淡，无所谓淋漓，呼吸契合于万物，浑然忘我于天地。

无所谓欢欣，无所谓悲伤。世事本大概如此，人又何须偏执？过去的，存在吗？现在的，存在吗？我不知道过去的与现在的存在是否真的存在。

有谁可以证明过去的我曾经存活？有谁可以证明现在的我正在存活？我不知道。

我亦不知道有谁能知道。我亦不知道没有谁能知道。

我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，也从不否定一切历史或即将成为历史的过程的现实意义。相反，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，当然，虽不免夹杂着许多道家的思想成分。或许有些矛盾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其实，这也不过是虚幻。

思想的东西，本大概就是如此。这些也只是我的随感。

